

当代奇案系列丛书之二

神探桑楚的推理

玩股票的梅花老K

蓝玛著



当代奇案系列丛书之二

蓝
玛著

玩股票的梅花老板

神探桑楚的推理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当代奇案系列之二

玩股票的梅花老 K (神探桑楚的推理)

作者:蓝 玛

责任编辑:侯秀芬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张 梅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74 千

印张:8.75

插页:2

印数:0001—10,100 册

版次: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734-0/I·733

定价:6.9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开 篇

无人电梯里的受害者,及其神秘的“梅花老 K”	1
------------------------------	---

第 一 章

1. 杀错了,有关梅花党的传说,桑楚的高论	5
2. 一封信带来的麻烦,姑娘认为有阴谋,却又 一无所知	13
3. 方澍发现,家里的每个人都心怀鬼胎,太可怕了	22
4. 神秘的灰蝙蝠,是吉祥还是罪恶?	34
5. 这个女人非同小可,老人暗示:“晚上再告诉你。”	43
6. “我有罪。”这是老人最后的话。他死在桑楚 眼皮底下。他杀?	56

第二章

1. 初步推理。桑楚来到股票市场,人欲横流的世界 66
2. 黑猫酒吧里的两个大亨。金娣发现的奇怪现象 77
3. 莫夫人指出:老人是她杀死的。阴谋罪证不翼而飞 ... 89
4. 凶手逃走了,半张《民生报》上的疑点 100
5. 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宿仇,冤冤相报,还是 111
6. 雨夜两点,神秘的来访者,凶手突然变成了圣人 120
7. 临江巨富操纵的股市风波,三天之内要出事 130

第三章

1. 风云突变,杀人灭口,奇怪的药片和打黑枪 141
2. 金老大枪击九头鸟,而方伯邨却是莫怀毓害死的 152
3. 一幅暗藏诅咒的钟馗图。小保姆心机不小,
桑楚发现了一件东西 161
4. 疑云丛生。股市疯狂了,两个失踪的人和
一个心理变态者 171
5. 迷幻中的都市之夜,神秘的教堂中突然
亮起了火光 181
6. 百密一疏。假石背后听到的一场对话。
桑楚失踪了 191

第四章

1. 曲径通幽处。和尚证实,见过这么一个人。不料,
他却自杀了 202
 2. 机关算尽终于露出了马脚,老艄公使出了金蝉
脱壳之计 211
 3. 画之谜,险些发生的惨案,捉住了三个吸毒者 223
 4. 她用一对刻毒的目光望着他,路易十三和
梅花老 K 233
 5. 谜团、谜团、还是谜团,连桑楚都好像卷进了阴谋
的漩涡里 244
 6. 推理深入,波诡云谲,峰回路转中豁然开朗,
梅花党竟然是他 253
-

· 开篇 ·

无人电梯里的受害者， 及其神秘的“梅花老 K”。

桑楚从临江归来的时候，我那部《女明星失踪之夜》刚好写完。他顾不上旅途之劳，一气看完了这部十五万字的手稿，认为写得还行。这说明他比较满意。

桑楚这人特真诚，不反对宣传他。他认为，这种宣传对罪犯来说也是一种威慑。

“这个‘梅花老 K’更精彩。”他点上一支烟，“你一定感兴趣。”

我同意。他又说：“开头要从北京写起，因为案子最初发生在北京。跳蚤市场，从这儿写。”

这使我很费解，因为此案和跳蚤市场毫无关系。

“有关系。”他郑重其事地说，“你知道我那天在跳蚤市场发现了什么吗？我敢说，这个东西要比高教处的李大胡子那对龙凤鼻烟壶值钱得多。那是一块纯银的、欧洲中世纪后期的艺

术品。长方形、上边的图案是一个手持短剑的国王侧像。这么说好了，它很像一张纸牌里的老 K。”

“老 K！”我惊讶不已，“难道与这次的梅花老 K 有什么关系么？”

桑楚笑了：“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相信，从我看到这块银牌时，脑子里就已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

这话我绝对相信。桑楚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有着异乎寻常的感受力。

桑楚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了全部办案经过，好像在破解一道错综复杂的谜题。我敢说，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为离奇的一个案例，真的。讲到最后，他摊开手说：“你看，此案和银牌毫不相干。也许是我有点儿唯心主义，要不就是所谓的第六感觉。反正在我看到那块银牌的时候，一下子就感到，下一个案子可能和老 K 有关。”

这大概就是通常所说的灵感。破案对桑楚来说，差不多已经接近于艺术了。

此刻，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牌，一张平平常常的纸牌，梅花老 K。

可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块银牌。我甚至毫不犹豫地认为，那块银牌也一定和这张纸牌一样，沾有阴谋与罪恶的血腥。它很像我国古代腰牌一类的玩艺儿，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身分。它记载了一段发生在欧洲某国贵族阶层相互争斗和倾轧的历史。后来几经辗转，出现在两百多年后的中国跳蚤市场上，并且险些成为桑楚先生赖以炫耀的资本。

桑楚对收藏有一种近乎于痴迷的酷爱，在他的书房里，除

了一些经典著作外，差不多都是瓶瓶罐罐，残砖断瓦一类的玩艺。据说最早的一件收藏可上溯到西汉末叶。上个月，高教处的李大胡子从跳蚤市场弄来一对龙凤鼻烟壶，这使桑楚异常眼热。所以，他那天很早就奔跳蚤市场去了。他知道，许多民间的好东西，往往会在这种地方出现，而且价格一般来说都不贵。

可就在他发现这块银牌的时候，公安局的小古找到了他。

九月五日，北京蓝鸟公司的无人电梯里，发现了一个被刺成重伤的人。

“等等，我再跟他商量商量。”桑楚推开小古，渴求般地望着那个摊主，“少一点儿，一千二行不行？”

“两千，一个不少。”摊主寸土不让，“一千二你卖给我，有多少我收多少。”

桑楚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跳蚤市场。

“真货，我一眼就看出那是块真货。”他这样对我说。

赶到医院时，那人还没死，但够呛。

被害人叫马骥，四十四岁，某机器制造厂的会计师。九月五日上午八点多，他到蓝鸟公司办事，在电梯里遇见一个戴口罩的陌生人。

“戴口罩！”桑楚有了警觉，“这个季节用不着戴口罩。他说话了么？”

马骥有些捱不上气：“……他说，叫我死，死个明白。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请你回忆一下，他的声音有什么异常？”

“嗡嗡的，好像……患了感冒。”

桑楚记下了这个细节。

被害者很快就不行了，在咽气前，断断续续地介绍了这个人的特征：约五十岁，中等个儿偏矮，体形略胖，宽脸……

“他死了。”医生遗憾地摇摇头，用白布单盖住了死者的脸。

“您看看这个。”走出急救室，小古拿出一张纸片，“这是从被害者口袋里发现的。”

那是一张印制得十分考究的扑克牌，一个手持短剑的国王侧像：梅花K。

“现在你明白了吧。”桑楚喝了口浓茶，“我为什么要你从跳蚤市场写起，预感，懂么，这就是预感。”

墙上的钟从容不迫地敲了十二下。

“不早了。”我站起身来，“今天夜里我肯定要失眠了。”

“好好写，这个故事说不定能轰动。”桑楚送我出来的时候这样说，“股票，梅花老K，银牌，这还不够么！”

我激动无比，信心大增。

我敢说，这个“梅花老K案”绝对称得上是桑楚的杰作之一。它不仅仅离奇，而且还因为和临江市那场众所周知的股市风潮相关联，从而变得不同凡响。

回到家，我没敢开灯，悄悄地摸进了书房，关好门，在台灯下铺开稿纸。柔和的灯光映在那张纸牌上。我提起了笔——

“九月七日，临江，骄阳似火。桑楚携小古飞抵长桥机场。这一天，恰恰是股市风潮拉开序幕的日子。

……”

· 第一章 ·

1. 杀错了，有关梅花党的传说， 桑楚的高论。

临江市，骄阳似火。

桑楚一下飞机，就险些被热浪打倒。小古跟在后边，也热得大喘气。

“妈的，人呢？”

桑楚在接客处四处张望。他们要来的消息早已电告了临江市局，刑侦大队队长黎振刚答应亲自来。黎振刚是他早年的学生，业务上虽不出色，人却是个好人。

他不应该失约。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辆“公安”小面包，走过去一问，是来接他们的，但黎振刚不在。

“他干嘛去了？”桑楚坐进汽车，里边有空调，“每天都这么热么？”

司机点头道：“秋老虎，热得死人。这已经是第三天了，预

报估计，高温天气要持续一周。”

这时，黎振刚满头大汗地跑来了：“有罪，有罪，叫老主任受苦了。”

他钻进汽车，擦着汗道：“开车，去二招。”

“老主任，抽烟。”黎振刚递上一盒“三五。”

当初桑楚当过特训处主任，学生们都这么称呼他，但不带“老”字。

“你干什么去了？”桑楚把香烟插在他的大铜烟嘴上，点燃，吸了一口。

黎振刚笑道：“不好意思，碰上个交易所的朋友，了解了一下行情。”

“你也玩股票？”

“不玩，但手里有点儿。”黎振刚更不好意思了，“老主任好像挺懂行？”

“什么话，我对此一窍不通。你也别不好意思，这不是什么坏事儿，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嘛。”

黎振刚这才坦然了：“说真的，接受这玩艺儿并不容易，当初是动员认购，像推销处理品似的。不像现在，没命的抢。哎，别走这条路，万丰交易所前头堵车。”

黎振刚告诉桑楚，从昨天起，三环的股票开始下跌，据刚才那位朋友说，到今天中午十一点，已下跌了七个百分点。

“我那四百股就是三环的，所以特别关心。不过我比较想得开，反正是原始股，现在仍在面值以上。”

桑楚道：“半年前好像自杀了一个？”

“对，短期投资者，心理承受能力不行，亏了六千，就寻了

短见。”

“对一般股民来说，六千可不是个小数目。”小古插嘴道。

黎振刚同意：“那是，全市股民接近一百二十万，都是短期投资者，股市的起落对他们影响很大。不知道这次会持续多久？”

第二招待所到了。和一招比较起来，二招称得上贵族。

“小叔。”

一个银铃似的叫声传来，黎振刚回头一看，是侄女黎薇。

“臭丫头，别捣乱，我有要紧事。”

黎薇见了生人一点儿也不认生，大大咧咧地问：“这老头怎么这么瘦呀！”

桑楚非常喜欢这个又活泼、又大方的姑娘，长得也很漂亮。胸前别着一枚金闪闪的胸饰，一个金锚。

“你可别小看这老头儿，”黎振刚指指桑楚，“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那位大神探，记得‘洞庭湖上的灰帆’么？”

“桑楚！”黎薇叫起来。

“二十四岁了，还屁事不懂，这两个字是你叫的么？”黎振刚嗔道，“找我有何事么？”

“没事了，现在没事了。”黎薇朝桑楚挤挤眼睛，骑上她的小春花跑掉了。

“我哥哥的女儿，大学刚毕业。”

黎振刚领着桑楚二人进了招待所。房间早就订好了，相当可以，有空调。

“是不是现在就谈？”桑楚和小古梳洗过后，坐进舒服的沙发里。

茶已经泡好了。

黎振刚道：“老主任要是不累，那就开始吧。”

“不累是假的，”桑楚看了小古一眼，“可是，我对这个案子已经有了兴趣，这是实话。不信你们走着瞧，也许能捉住一个大老虎。”

“嘿！”黎振刚兴奋了，“再不来个大的，我的脑子都要生锈了。”

桑楚嗯了一声，道：“小古，你把情况介绍一下。”

小古从皮夹里抽出一份卷宗，将几份材料和照片递给黎振刚，然后详细地介绍了发案经过。最后，将那张梅花老 K 放在茶几上。

“看，就是这个。”

黎振刚拈起那张牌，一捻，变成了两张，两张梅花老 K。

“怎么回事？”他不解地抬起头。

小古道：“这就是我马上就要说的。当时，那个马骢只能提供凶手的一般特征，和那句话，这对破案来说简直是无从下手。再看那纸牌，是市面上随处可以买到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就在当天刚要下班的时候，刑侦大队来了一个人。”

黎振刚问：“什么人？”

“马骢。”小古道，“至少我当时把他当成了受害者马骢。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我们都愣住了。因为我们已经接到了医院的报告，得知马骢已经死了。在我们眼皮底下死的。”

“难道他又活了？”

“别着急，听我说。”小古呷了口茶，“我当时好像骂了声‘见鬼’，然后请他落座。桑楚老师一言不发，可是我看出，他当

时全明白了，尤其是当那人拿出一张梅花老 K 的时候，我发现桑楚老师笑了。”

“又是一张！”

“对，就是你手里拿着的那两张。‘我叫马骝’对方说，声音无比沉痛，‘我是马骝的哥哥，孪生兄弟。你们看，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其实，凶手要杀的是我，而不是他。’”

“我明白了，误杀。”黎振刚点点头。

“不错，是一起误杀。接下去，他就向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半个月前，他也收到这么一张梅花老 K，邮寄地点是临江。没有信，也没有其它文字，只有一张牌。当时马骝并没有在意，随手就给塞在抽屉里了。”

“他是干什么的？和临江有什么往来？”

“他是蓝鸟公司的总经理，和临江市的有关单位有业务上的往来。当然，还有经济上的。但是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做生意么，关系非常广泛。上个月，蓝鸟还和临江的大华进行了一笔交易。”

“噢，大华，这个公司我知道。”黎振刚道，“请你接着说。”

小古道：“我们详细询问了他生意上的情况，道理很简单，对方既然要杀的是他，就一定他伤害了什么人，或者是因为他的存在对什么人构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十之八九是生意上的。”

“他怎么说？”

“他闪烁其词，好像很不愿意谈及业务。他总是强调那张梅花老 K，说这是黑社会干的。”

黎振刚嗯了一声：“看来这个经理一点儿也不糊涂。据我

们所掌握的情况，临江市的确已经出现了一个类似黑社会组织那样的帮伙，号称梅花党。他们受雇于人，专门进行黑暗中的勾当。割耳朵、断腿、绑票、贩毒等，以此获取高额酬金。虽然还没形成大气候，却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你接着说。”

桑楚把烟在烟缸里掐灭，插言道：“大都会，名不虚传。我提醒你们，不要掉以轻心，要设法把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继续说吧。”

小古道：“马骝没有提供什么更多的线索，格外强调的是那天上午他恰好不在，让弟弟替他丢了性命。他走后，桑楚老师叫档案员去找一份一个半月前的案情通报，果然，在通报上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沈阳高科技集团也收到过一张神秘的梅花老K。”

黎振刚哦了一声，眼睛睁圆了。

小古继续道：“最关键的是，沈高集团的一个合作伙伴恰恰又是临江的大华公司。”

黎振刚沉吟道：“明白了，全明白了。你们前来临江就是因为两案的焦点在大华。”

“姑且这么说。”桑楚咳嗽了一声，“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大华怎么样了，但是，注意，根子在临江，这一点基本可以肯定了。”

谁都知道，桑楚的每句话都是经过考虑才说的，绝不会信口开河。

黎振刚站了起来：“老主任，市局已经碰了头，责成我协助破案，怎么行动，请您吩咐。”

“坐下坐下。”桑楚打了个手势，“不存在协助不协助。你是地头蛇，对情况更了解，主要还得靠你。晚饭前你给我找一张临江市的详细地图。现在，请你介绍一下梅花党的有关情况。我对此很感兴趣。”

黎振刚叹了口气，坐下了：“说老实话，有关这个组织的情况，我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你们多，甚至怀疑是不是确有其事。今年上半年统计，全市共发生恶性案件一百七十九起，死亡十六人，破获一百零三起，没有发现什么梅花党，更没有见过这样的纸牌。”

他指指桌上的梅花 K。

“所以，我怀疑这和老百姓的哄传有关，即便有那么一个组织，也不一定叫梅花党。可是，面对这两张纸牌，我有点拿不准了。”

桑楚又点上一支烟，望着窗外白辣辣的阳光发呆。忽然，他转过头，拿起了那两张扑克：“你们谁能告诉我，它象征着什么？”

这似乎不是什么太难解答的问题，假如真有所谓的梅花党，这无疑是一个标志，就像白莲教、三 K 党一样。

“好，”桑楚笑了笑，将纸牌扔在桌上，“别说你们回答不了，就连我也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是个替天行道的组织，他用不着这么诡秘。反之，如果是个庞大的可以和政府对抗的黑社会组织，也用不着如此。可这个梅花党，却做了一件有违常规的举动。如振刚所言，他们尚处于萌芽状态，这种时候，他们只能隐蔽行动，一切都在地下，可是……”

桑楚耸了耸肩。